

# 开满莲花的哨位

■孙伟帅

甲长挥挥手致意。李辉扬鼻子陡然一酸,他没想到这安静的凌晨时分,在澳门还有人为他们彻夜守候。这让李辉扬兴奋而骄傲,他曾在儿时见过父亲的战友等待着父亲执行任务归来,也切身感受过他与母亲一起在家中等待父亲的滋味。如今,自己变成了那个被等待的人,李辉扬觉得被温暖与幸福包围着。

街对面的灯光在漆黑夜幕下绽放出全部光彩,李辉扬眯起眼睛眺望着远方,“只要站到哨位上,就要高度警惕;只要接过钢枪,就绝不能让意外发生”。

在游人如织的街道上,李辉扬和战友们经常会成为别人拍照的背景。虽然只是普通一兵,是一个“小角色”,可是站在这样的“大舞台”上,他们必须让自己做到最好,哪怕只是笔直地站着,也要骄傲地昂着头,让全世界看到他们身上耀眼的光芒。

站在这里,他们就代表着中国军队;守在这里,他们就代表中国。

## 二

与这样的繁华景色相比,驻澳门部队特战连连长李杨春更喜欢看营区另一侧的万家灯火。每当看到窗内透出温暖的灯光,李杨春就会想起远在山东的亲人。有一次,他在除夕夜站岗,绚丽的烟花在他身后的夜空绽放,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他眼前穿梭,他甚至听得出“有不少人是从老家那块儿来的”。

这样的场景让李杨春觉得心安。这正是他们付出的意义所在。

澳门有一条极有名的老街。班长李杨春在2017年夏天之前,只知道名字,却没有去过,直到那场天灾来临。

2017年8月,澳门遭遇50多年来最强的一场台风——“天鸽”。当时,身处珠海基地的骆涛看着窗外被强风吹得左右摇摆的大树,心中便对澳门的灾情有了预估。果然,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下,树木倾倒在路上,海水倒灌进城市……澳门许多设施陷入瘫痪状态。那一晚,驻澳门部队营区的电话声此起彼伏。很快,骆涛和战友们接到命令,迅速开赴澳门城区,帮助澳门市民抢险救灾。

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卡车上,坐在车里的骆涛心急如焚。车内很安静,可骆涛知道,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不平静。当一辆辆卡车到达救援地点,骆涛

听到有市民用粤语大声喊:“解放军来了!”接着,他看到许许多多的澳门市民走出来,跟着叫道:“解放军来了!”

瞬间,骆涛的记忆被拉回到9年前。那天下午,在教室做题的骆涛突然感觉到剧烈的晃动,他还没反应过来,就听有人大喊:“地震了!”一时间,所有人慌张地向教室外冲去。最终,在老师的指挥下,所有同学被安全疏散到操场上。一转身,骆涛看到距教学楼不过几十米的一座楼房已经坍塌。尘土飞扬中,骆涛被吓蒙了。那一天,是2008年5月12日。骆涛学校的所在地,是四川成都边上的一个村庄。

在骆涛的记忆里,至今还留着地震后那些断壁残垣,同时也珍藏着当所有人困若无助时,出现在废墟上的那一抹迷彩绿。

“解放军来了!”有人站在村口大喊。骆涛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“安全感”。那一年12月,骆涛参军入伍,为儿时的梦想,更为了绝望中的那一句“解放军来了”。

救援在夜雨中展开。狭小的街道被拉圾堵得水泄不通,更要命的是这条以卖海货为主的街道,在海水浸泡之下不断散发着恶臭。骆涛下意识皱了皱眉头,第一个挽起袖子,抡起铁锹,投入战斗。从满目疮痍到焕然一新,这场救援持续了三天三夜。

那一次,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为人民服务”。或许,澳门市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,但会记住他们绿色的背影。

后来,骆涛记下了自己救援的街道的名字。后来,这条有名的老街,变成了他生命中一个闪亮的坐标。

对骆涛来说,那一场救援他体会到的是“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”的成就感,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被需要感!而对于澳门市民来说,那是一种“回家真好”的幸福!那一个个绿色背影,成为他们心中最美的风景。

救援结束几个月后,驻澳门部队官兵突然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——15万澳门市民共同签名的“感恩册”。封面上,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区区旗交相辉映,两面旗帜之间“感谢解放军驻澳部队”,“感谢”二字格外突出。金色大字下方,是那场救援中感动了澳门市民的人民子弟兵的照片。

翻看签名册,许多页面都经过了精心设计——有人贴上了自己用手机拍的相片,有人画上了莲花盛开的图案,

还有人用诗歌表达祝福……这一份连起来长达60米的签名长卷,让他们读懂了其中包含的深情厚谊。

## 三

每次看到“感恩册”,雷文总是心潮澎湃。雷文是驻澳门部队某特战连连长,虽然那次他没有参加救援,但作为驻澳门部队一分子,他也觉得很光荣。作为军人,守国就是守家,守家就是守国。这些被悉心保管的签名册里,藏着让他们履行防务的腰杆更硬的秘密。

在被选调到驻澳门部队的一年多时间里,雷文不断感受着家与国的联系。因此,在每一次训练中,这个面对女孩说话会脸红的小伙子完全像变了个人。

在特战连战士眼中,连长李杨春和副连长雷文简直就是是一对“魔鬼教头”。平时不显山、不露水的两个人,一上训练场,眼里就会冒出一股子杀气。

在氹仔营区的训练场上,专门为特战连设置的意志障碍训练,谁看了都会心尖一颤。蹲在3米深的水坑旁边,李杨春和雷文近乎冷血地将浮出水面的一个个战士又摁进了水里。战士们在浮出水面后都会大喊一声:“忠于祖国!忠于人民!”

没有人记得被呛过多少次水,被毒辣的日头晒掉多少层皮,但所有人都记得那句“忠于祖国!忠于人民!”,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守卫在这里。

雷文曾带领驻澳门部队部分特战队员赴马来西亚参加“和平友谊-2018”中马泰联合军事演习。这是驻澳门部队首次走出国门参加联演。擅长城市反恐的他们,在一场场丛林作战中依然表现优秀,最终获得了和平使命纪念章。

在颁授勋章的时刻,雷文越发感到肩头责任之重。年底,李杨春就要离开澳门了,多年来,澳门市民对他们诸多的赞誉,让他找到了自己坚守的价值。

许多驻澳门部队官兵都喜欢看氹仔营区军事展览馆的一块天花板。在那一方天花板上,几百盏小灯拼成了中国版图。每当小灯亮起,祖国的大好河山仿佛就在眼前展现。

他们身处军营,无法像同龄人一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但仰望头顶闪闪发光的雄鸡版图,他们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青春选择。他们的汗水滴在这看得见风景的哨位上,滴在这片美丽的“莲花宝地”。他乡,也成了故乡。

## 军营纪事

每段记忆,都气壮山河

## 1

藏北阿里,蓝天白云下,五星红旗迎风招展,官兵整齐列队,歌声响彻云霄。循声望去,荒漠迷彩色的办公楼门上方,“向军旗告别仪式”大红横幅,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,格外耀眼。

这是一个人的退役仪式。南疆军区某部调整组建时间不长,四级军士长刘平是今年唯一一个服役期满的战士,也是单位成立以来送走的第一个老兵。为了让刘平走得顺利、顺心,实现“千里边关一日还”,从机关到连队,有许多故事都围绕刘平展开。

1300公里外的新疆喀什受寒流影响,气温骤降。南疆军区保障部负责老兵工作的参谋,上午下班前收到刘平办理士官退役证的电子照片后,利用午休时间,找到一家照相馆洗好照片,下午一上班就把证件给办妥了。

上级机关特事特办,单位更是忙前忙后。协调航班中转,指导组织财务结算,几乎每件小事领导都要过问,生怕出现一点纰漏;政治工作处干事征求刘平意见后,反复在网上挑选纪念品,最后“私人订制”了两个带有军旅创意的挂件,还陪他在狮泉河镇最大的超市购买了老兵箱包;连队指导员郑安鑫就更忙了,连长假期,他两周前就开始筹划制作退役仪式横幅,托人从喀喇昆仑山脚下的叶城购买锣鼓、绶带、红花等欢送物资,并组织战士们紧锣密鼓地排练……

“单位刚组建,人少事多,就我一个人走,没必要折腾。”看着忙前忙后的战友,刘平过意不去,主动要求取消相关活动。他先是跟排长商量,又向指导员汇报,接着跑到机关,无一例外都被婉言劝回。茶话会、恳谈会、老兵餐……所有“赞老兵、颂老兵”活动,单位一样也没落。直到退役仪式上国歌响起,连刘平自己都觉得,这仿佛不是送他一个人,而是在送一群老兵。

## 2

唱完国歌,主持仪式的指挥员下达了迎军旗口令。掌旗员扛着军旗和两名护旗兵齐步行进,整齐的步伐、挺拔的军姿,让刘平想起了自己新兵时参加队列训练的场景。

16年前,刘平从甘肃天祝入伍。绿皮火车一路向西,到站后换乘的大巴一头扎进军歌嘹亮的军营。从此,他开始了艰辛而难忘的新兵生活。

那时候,刘平身形瘦弱,加上军装肥大,每次队列训练都感觉腰挺不直,经常被班长批评“没有精气神”。那期间,刘平最期待的事儿就是能穿上一身合体的军装,让自己显得更帅气一些。如今,各类被装不仅做到随调随换,各级对高原边防官兵更是重点保障。

仪式还在继续。掌旗员与两名护旗兵由齐步行进换成了正步。

刘平视军旗,想起有一年在什布奇边防连迎“八一”,连队早早派车,翻山越岭地到狮泉河镇采购过节物资,却在返回途中不幸陷入香孜河,3天后才被救出。什布奇,藏语意为“太阳最后落下的地方”。因道路不畅、天气寒冷,每年封山期长达9个月。每当节日临近,炊事班的人就急得跺脚。

过去,土豆、萝卜、白菜一度成为高原哨所餐桌的“老三样”。现在,蔬菜大棚、“植物工厂”、“社会保障快车”都已落户雪山哨卡。

“经南疆军区保障部党委研究,批准你部警卫勤务连四级军士长刘平退出现役……”迎完军旗,刘平听到了自己的退役命令。这一刻,他思绪纷飞,想起了自己新兵下连后的一幕幕场景。

新兵下连,刘平被分到阿里军分区叶城留守处汽车营,成了一名高原汽车兵。2014年,刘平正式调到阿里。16年的青春记忆,都与阿里高原和军车紧紧连在一起。第一次随车队上阿里,带车干部千叮咛、万嘱咐,“高原上,千万不能跑,更不能跳”,印象深刻的还有车窗外望不到底的悬崖和一望无际的雪山。第

候课本插图不是彩色的,我就把棉花瓣挤出汁在图上擦一擦,美丽的黄或紫就留在了那里。棉花开花不久便转成深红,然后凋谢变成棉桃。棉桃成熟后裂开,露出柔软洁白的棉花纤维,像又一次开花。

棉花的病虫害有时很严重,妈妈每次背上装满几十斤药水的喷雾器,常常不能一下站起来。她肩上总有两道被勒得红红的印子,有时还会因磨破皮而红肿。棉花该摘了,妈妈腰里系上一个袋子,弯腰钻到棉花树底下,找到盛开的棉花一朵朵摘下来,用架子车拉回家。然后,一个人坐在棉堆前剥棉花,常常忙到深夜,手指头都被染成了黑色。棉花收完后,妈妈会把棉花织成布。妈妈每年都会留几块最好的棉布整齐地叠放在箱子里,准备家中将来娶媳妇、嫁闺女时套几床好棉被,这是她对未来生活最美好的期盼。

妈妈不识字,却坚持让我们兄妹都上了大学。我们长大后在城里安了家。每次回老家,妈妈总叮嘱我们:见人要主动打招呼,对人要保持一颗诚敬之心,走到哪儿都别忘了自己的根……妈妈的叮嘱就像记忆中的棉桃,不管走多远,都有那么一朵洁白暖暖地开在心上。

文学  
作品

长征

第4708期

# 一个兵的隆重告别

■徐俊张强

一次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时雪很大,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,饿了就啃几口干馍,车在冰雪湿滑的新藏线上艰难颠簸,很晚才到站。半夜还得定上闹钟,每隔两小时强忍困意和寒气起来发动一次引擎,确保第二天早晨车能按时发动。直到十几天后任务圆满结束。因这“第一次”,他受到上级嘉奖。那一刻,他才真正体会到军人的价值和荣誉……还有两次特殊经历,他差点把命交给阿里高原。一次是2007年9月到阿里运送物资,车队行驶到离无人区还有80公里处,车半路趴窝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大家最后决定用胶布粘住破裂的机油管继续行驶,可走了不到十公里,车再也动不了了。那时候,新藏线还是低洼不平的“搓板路”,编配的斯太尔运输车,一旦遇到大雨冲毁道路或者大雪封山,原地待命十天八天都有可能。不像现在,沿途都是柏油路,清一色的豪华车,还配备车载电台、医疗箱、氧气瓶、睡袋,假使遇到特殊情况也能应对自如,甚至可以动用直升机进行紧急救援。还有一次,也是给阿里军分区送物资,还是那“该死”的死人沟,刘平突然出现高原反应,被紧急送往多玛兵站救治……

## 3

“下面,请退伍老兵刘平同志讲话!大家呱呱呱!”战友们的掌声和欢呼声,将刘平的思绪拉回了仪式现场。

刘平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着装,缓缓走到队列前,望着战友们期待的眼神,他清了清嗓子,努力将声音提高了“八度”:“今天,我就要离开部队了。16年,不长也不短,有苦也有乐。很荣幸能在阿里与大家一起并肩战斗,能成为单位的一员,我很骄傲也很自豪……”

话音未落,队列里已有人发出了抽泣声。刘平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快步向队列走去,顺势偷偷抹了抹眼角的泪水。

一向坚强的刘平,在阿里高原很少落泪,这是第二次。上一次是他驾车给西兰塔边防连运送物资,那晚风特别大,鬼哭狼嚎般嘶吼。连队住的是老式平房,没有保温层,尽管是夏季,刘平身穿棉大衣、羊毛裤,盖了两床被子,还是冷。想着边防战友一年四季都在这样的高寒极地生活工作,想着想着,眼泪就流了出来。

刘平站回队列,呼啸的寒风很快将泪水吹干。他望着眼前崭新的楼房、整齐的营院,联想到边防线上的一幢幢安装了电暖炉、燃气锅炉的多功能新式营房,心里忽然觉得暖暖的。

“下面,退役军人向军旗告别!”在官兵们的注视下,卸下军衔、摘下领花的刘平面向鲜红的军旗,郑重地举起了右手……

“向前向前向前,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送完军旗,军歌响起。在铿锵有力的歌声中,退役仪式进入尾声,全体官兵在营区大门前敲锣打鼓夹道欢送。望着刘平红肿的眼睛,排长王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眼泪瞬间划过脸颊。那一刻,他想说一句“班长走好”,可最后啥也没说,只有紧紧地拥抱。

一场告别,一次传承。透过车窗,刘平向王安挥手告别。在他眼中,这个军校毕业分配到阿里没多久新排长,稚嫩的脸庞已慢慢呈现出高原的红晕,也多了几分坚定与执着……

# 又见大雪

■张立志

这张报纸,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,不为别的,只因当年在冰雪中跋涉的那份豪迈。

那次翻越老岭,我们走了7个多小时。晚上抵达宿营地,我和参谋长以及两名警卫员住在一户老乡家。房东极其热情,为我们烧好热炕和热水,还将灶坑里的柴火扒出来,帮我们烤被雪浸湿的鞋子。

从1970年至1990年,这20年间的冬季野营训练,我和战友们不知走过多少地方,住过多少家民房。每一户房东都把我们当亲人,嘘寒问暖,关怀备至,让我们感受着家的温暖和亲人的热情,感到为这样的乡亲们爬冰卧雪,值了!

有一年元旦前夕,我们刚好在野外露营,团部设在黄柏镇外一处山坡上。数九隆冬,我们就住在雪洞里。离我们不远处的一座办公楼里,灯火通明,霓虹闪烁,音乐悠扬,显然那里正组织新年晚会。趴在雪洞里,我们默默地看着、听着,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转念又想,我们之所以在这样的严酷条件下摔打,不就是为了守护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与幸福吗?这既是军人的本分,更是军人的责任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因病离开了工作岗位。尽管每到冬天,大雪还是没有一扬接一扬地下,但在我眼里,雪已没有了曾经的神圣,而只是生活中一道普通的风景。每当在雪地上踽踽独行,都恍若一个从家里走失的人,我从心底里怀念那些爬冰卧雪的日子,尽管很苦,却时时都有一种融化灵魂的温度。

又见大雪,往事历历在目。走在新雪铺就的道路上,好像又走进了当年的队伍中,无数双脚踏在雪地上发出和声,像一支庞大的乐队,奏出雄壮有力的交响乐,雄浑、厚重,节奏鲜明。无数张年轻的面孔呼出青春的气息,缭绕在队伍的上方,像生命的祥云守护着激情的人生……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立冬前后,一连下了三场大雪,像一份庄重的宣言。大雪过后,眼前一派蓬松的白,恍若走进了童话世界。

小时候常听姥姥说,雪是天上的白云落到了地上。长大后想起姥姥这句话,还感佩一个大字不识的姥姥竟有文学家的浪漫。后来,我参军到了长白山区,每到冬天,大雪便像剧场里上演的大戏,一场接一场。从不适到习惯,到慢慢喜欢上这多雪的异乡,我永远忘不了,最初走进这多雪之乡的感受。

50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,我当兵来到了这儿。一下火车,雪色便铺天盖地地填满了视野。山川、河流、土地、道路以及整座城市都被银白覆盖,寸土不遗。满眼的白,挤掉了我对故乡多梦的记忆。那一刻,无边无际的大雪让我不知所措,甚至感到恐惧。

从那时起,每到冬天,爬冰卧雪便成为我们训练的常态。尤其是冬季野营拉练,几乎每天都演绎着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的场景。

说不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漫漫从军岁月,由最初对大雪的不适,到后来对大雪产生亲近,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。

1990年,我在团里任政治处主任,记得是12月中旬,我与团长和参谋长带领全团官兵进行野营拉练。一天中午,我们走到了老岭山下。吃完午饭,稍事休息后,我们便蹬着没膝深的大雪,翻越老岭。那时年轻,身体强壮,我走在队伍最前头。宣传干事还以此写了篇稿子《大雪中的开路坦克》,发表在《前进报》上。去年搬家,无意中翻到